

山陨



● 展 峰 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山 陨

展 峰 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199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298,000 印数：1—4100

ISBN7—5404—0623—2

I·506 定价：5.85元

内容提要

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现代人在社会变革中对生活的理解与追求，在广阔的艺术空间里展示了现实对人的思想与情感的冲击。作品鼓荡着古朴的山乡民风与现代生活节奏交织的彩翼，回响着真诚、理解、和谐这首人间不朽的颂歌，赞美了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改革，文笔生动，情节曲折，格调清丽，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章

1

前不久，县委花了五万多元买了一部省外事办处理的红旗牌轿车，这成了非常显赫的标志，无论走到哪，就象大官儿下来了，十分轰动。其实，为这车县委的头们则有苦说不出，若手头有钱，能去买这种车吗？买这车时省交通大队就给规定死了，只能在县城里用，不能进省城！以免引起混乱。什么混乱？无非是不够级别，不是老外！想想没车之苦，想想有钱也买不到车，何况没钱！想想小车价格高得吓人，对这有辱门面的规定也就忍了。这车除了耗油量大得惊人，坐起来倒也宽敞舒服，毕竟是为中央首长设计的，毕竟才五万元！上海牌也要九万！桑塔纳卖到了十五万！于是，便释然了。

当这车在虎山区政府门前停下时，区长蔡辉南已恭候在台阶上。车一停稳，他便跑来开门，步伐轻盈，满脸是笑。

坐在后排的县长叶林，从车窗里伸出一只手，冲正抓住门把的蔡辉南说：

“不下去了。你也上来吧，一起到虎山乡去。”

蔡辉南偏着头，往叶林身后望去，看见县民政局长陈望和正冲着自己在笑，急忙打招呼：

“哟，你也来了！你们也不下来喝口水？”

“不早了，咱们走吧。”叶林说着从里面打开了车门，身子随着往里挪了挪。

蔡辉南并不急于进去，扭动着身子，朝屋子里叫了起来：

“龙桦，他们来了，你去不去？去虎山乡！”

屋里有个声音应了一下，随即是一阵窸窣声。叶林好生奇怪：

“龙桦怎么在你这儿？”

“来了好几天了。这儿好吃好住，哪儿能比？”

“写小说？”

“他还能干别的？”

“上星期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也没说，我还当他果在省城哩……，妈的，这小子来了！”

在叶林的骂声中，龙桦抓着一个黑色的方形小提包出来了。人未到，骂骂咧咧的声音早到了：

“妈的，人家在里面恭候，好茶好烟。你他妈的架子也真大……”

“别骂了，上车吧。你就坐前面，那儿空着。”叶林说着伸出手去拉蔡辉南。

司机从里面为龙桦打开了车门。他一猫身就坐下了：

“咱也算沾光了，也当一回中央委员！这车也不怎么，算不上豪华！”

“豪华？咱们这个穷县还能想那好事！买这车的五万块

钱还动了不少脑筋，查不得帐的！”

龙桦坐下后就车转身子，双手搭在椅背上，朝后面几位笑着，笑得近似淫邪，似乎有许多邪恶的话要说。叶林对付他这一套自是有办法的，见陈望和略显尴尬，才想起他们不认识，于是偏转头对陈望和说：

“你还不认识他吧。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文曲星。过去我们是中学同学。写大字报的好手，用纸量一天等于二十年。他就靠这发家的。最近出版了一部长篇，三十万字。老厚一本。骗了五千多块钱。居然还没请客。老赖着。书名叫《夙仇》，就写咱们这儿的事。至于写些什么，我还没读哩！没啥好读的，全是骗人的鬼把戏！喏，他是民政局长，大名鼎鼎的陈望和。老陈是省城人，去年调来的。他一手字写得绝顶的好，一来就摘去了县书法协会主席的桂冠！”

在叶林的介绍下，龙桦友好地朝陈望和伸出了手。两手相握，便算认识了。友谊便可以从此开始，自然，也可以就此结束。

在蔡辉南把车门碰上时，车子轻盈地启动了。

2

叶林是前年当选的县长，这之前是农业局副局长。他是省农大毕业的，学的是植保，分在农业局后没干过一天专业，仿佛是从干部学校毕业的。在农业局里干了两年杂事，之后便当了副局长。当得有些糊涂，说当就当，当了还不知到底是不是当了。几天之后便开始有了兴奋，却又不敢兴奋，偷偷地兴奋着，活象小孩拾了一块糖，躲在门后窃喜。

那个时候对知识的重视令人感动得流泪，仿佛是大学生的位置在等着。遗憾的是县里还真找不出多少大学生，有文凭的人头上全都盖上了一顶帽子，或大或小，招摇过市，十分好看。

有副局长当当确也美妙，随后对这美妙便有了深深的体验，于是也就恋恋不舍，并且有了勇往直前的气概。个小志气大，如今居然象模象样是个七品芝麻官了，四十三万人的父母官，一个纵队司令也没这么雄壮！

他和龙桦是本地人，年龄相差一岁，龙桦大些，三十八岁了。但他没龙桦高大，个头显得有些可怜巴巴，对不起尊敬他的全县人民；真叫人感到很可惜，多响亮的职务，全让这个头毁了。他个头虽小，但形象并不猥琐，还算可爱的形象拯救了他，使他不致让人瞧不起。人们都说矮子鬼精，此话确有几分道理，要不，如何去解释他那绝顶的精明？

叶林的调侃不是没有道理的，龙桦在“文革”中确实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写作才能，一篇篇檄文写得火药味比轰然炸响的炸药还浓烈，让对立面看了，一个个气得肚子滚圆，似乎真的就要炸开了。不过，此人干什么都不怎么专心致志，好戏刚刚开场便腻味了，洗手不干了。好在洗手不干了，不然，往后还真说不清楚。

写小说是在雄赳赳地来到虎山村扎根以后。那时公社每年搞一次会演，由于有了在学校的不同凡响的表现，他被调去参加三结合写作班子。遗憾的是在写作班子里，他表现平平，全无不同凡响的气概，令人大失所望。兴许是要拯救这一天天坏下去令人伤感的名气，兴许是要补救这已不佳的形象，他写起了小说。第一篇三千字，居然在省报登了，得到

了两个笔记本，一支八毛钱的钢笔，牌曰：英雄。他果真英雄了一阵。事后想来亏得当初稀里糊涂地写了小说，损失了一位不怎么地道的社员或工人，平空诞生了一位作家！多美的事！

那篇小说的题目叫《红枫》。写的是一位老贫农在盛夏的夜晚，如何机警地粉碎了地主分子对粮仓的破坏。老贫农塑造得英勇顽强，出神入化，让人想起并不久远的战争，想起那在《地道战》、《地雷战》中英勇不屈的老村长。写得真象那么回事，弄得叶林好几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从哪儿再冲出一个不怕死的地主分子，他可没老贫农那胆量。当年他因此而受到了嘉奖，在县革委风光了几几天，拿回了一部已存有三部之多的《毛选》，和一张印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纸条。他居然革命了，并且是文艺工作者。他望着纸条发笑，顿悟革命并不太难。不过，也有使他较困难的时候，人们喜欢要他讲讲小说是怎么写的，生活从何而来。他被问烦了，差点一语道破天机：全是我瞎编的！好在还没糊涂到这种地步！

总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了许多，却也发了不少。写小说之容易误使许多人欣然提笔上阵，大有一展宏图之志。叶林居然也为此浪费了许多优良的脑细胞，断送了许多美好的夜晚，糟蹋了不少好端端的三毛钱一本的方格稿纸。可他依然两手空空，功不成，名不就，不得不垂头丧气，洗手不干。他们万分诧异，不知他为何能这样层出不穷？他们看到他并没有怎么象诸位那样整天愁着脸挖空心思，写来全象闹着玩。确实是闹着玩。他不很正经地把这当一回事。这就使诸位很是无地自容，惭愧不已，感叹人的质量的优劣确是

父母不可争辩的最大的罪过。

兴许正是不当一回事，反而就成了一回事。三年前，他非常荣耀地当上了专业作家。专业作家的称呼如雷贯耳，令人仰望得脑袋贴到了脊梁骨！他依然不当一回事，三天两天跑回县城，东游西逛的，好不自在。这不，又钻到虎山区来了，不定又看中了什么土特产，拿到出版社去骗钱！可恶的作家！

他与蔡辉南相熟已很有一段历史。蔡辉南是上海人，六八年下放到虎山区的，交往便始于那个令人难忘的岁月。当初他们之间并不友好。上海知青看不起本地知青，在一块总是燃着火药味。本地知青对上海知青的捉弄，使这一伙外地人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他就是曾使蔡辉南恨不得一刀劈死的“家伙”！他当初使出的诡计之绝，至今说来还令人咂舌！

蔡辉南下来时剃了个小平头，头的形状颇象一只柚子。他便为他安了个绰号：柚子脑壳！就冲这绰号，蔡辉南便能活吃了他。柚子当时才三分钱一只！好在没有流传至今，好在知青没几年便作鸟兽散。一切都象是闹着玩的，大家都开心了一场。

蔡辉南之所以没返回上海，是因为被推荐上了大学，两年后分配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比那些蹉跎在里弄小厂的返城知青要风光多了，却也不失一种安慰。蔡辉南和他同年，并且同月，遗憾的是不同日，未能举杯结义。但他们之间却已好得不能再好。蔡辉南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对写小说也略知一二，虽没雄心壮志却也很是入迷。于是两人很是投机，常躲在一块窃窃私语，发出泣鬼神的尖笑。这些自然叫叶林

洞若观火，一一了如指掌，于是也感而叹之，或一笑了之，不做明确评价。他已不会再骚动不安地象小丑一样欣然提笔上阵了，没那豪情。豪情属于过去。可敬可爱的过去！

至于那位坐在一边一声不吭的陈望和，大家对他知之甚少，也就不说他了。不过，他这几分钟的表现，显示出此人训练有素，是官场的好手，那不苟言笑，甚为严肃的表情，活脱了是模范的公式化的形象。可敬可佩！

3

车内阳光甚少，似有了几分阴暗，这使人不太舒服，阴暗易令人想起不体面不光彩的阴谋。于是谈笑便有了几分生硬。

能和龙桦同去过去下放的地，叶林确有几分兴奋。那儿生出了许多至今不忘的故事。尽管已发黄了，想来还是亲切的，亲切得能使人流泪，失声痛哭。看来怀旧是挺感人的，不管他是谁，县太爷又如何？它一样温柔地打倒他！打而不倒是人的幸运，岿然不动则有几分悲哀了！毕竟人还没进化到刀枪不入。

外面的田野显出了焦渴，土地龟裂，而那稻子则令人不解地屹立着，并不沮丧，并不疲惫，透出了一股令人类羞愧不已的坚强。路边有一两位似乎认识却又想不起是否真的认识的老农，在为了拯救至今活得比他们更好的水稻，头戴西部牛仔似的破旧草帽，顶着炎炎赤日，风车似的踏着木架水车。他们伸长了鸭颈一样的脖子，一摇一晃地甩着头。远远看去，令看的人都有了几分疲惫，手脚酸酸的。他们的神经

与肉体肯定已麻木了，不知道身体还属于他自己。看来肉体
和意志是可以分开的，意志可以毫不客气地征服肉体，就象
征服他人一样。

仁慈的县太爷对手下的庶民寄予了无比的关切，倒转头
问蔡辉南：

“水库的水位如何？”

“水位再高也不顶事。农民不要水库里的水。抱怨价钱
太高，并且为送水的时间、水量计算的准确与否常常大吵大
闹，甚而大打出手。”

“没法解决？”

“这种事永远也扯不清楚。水库是他们修的，现在又向
他们收水钱，把老帐一翻，活活能把人气死了！”

“不收不行？”

“恐怕不是办法。离水库近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远的，
早晨放水，第二天早晨还到不了田头！谁服？当初一样战天
斗地，扁担加畚箕！不过，收钱后这种村与村之间的纠纷倒
是少了。钱能起着一些遏制作用。人们对钱还是信服的，不
太敢放肆。”

叶林一时无话。看来仁慈仅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就象
一句轻飘飘的安慰，听不听均无关系。他为他的仁慈惋惜。他
深感此事的棘手。就是中央水利部来人也解决不好。但没有足
够的重视是不行的。每年这个时候，时有因抢水而械斗的急
电送来，使他心惊肉跳，汗如雨下。此刻他巴望着钱能法力
无边地遏止村与村的纠纷，不再添乱。乱子已够多了，多得
顾不过来，多得他真想在县城设一公堂，象县太爷一样手执
惊堂木，给每位击鼓者抛下形形色色的令箭，拖去后院打上

数量不等的板子，直打得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了否则不敢来击鼓。当然，这不现实，不免有些残酷。他对此非常清楚，可又免不了会想。

从一开始龙桦就发现他们在逃避一个现实，仿佛那是一个烂出了骨肉的伤口，揭开来会令人毛骨悚然，目不忍睹。面对现实确实需要几分勇气。

大家心里都清楚勇气确实不太够，于是都不愿挑开伤口。毕竟扯开了伤口，是要动一番手术的，否则，有什么必要去动它？

唯独龙桦勇气富足。他没有理由不富足，那件事任怎么闹均与他不相干，他甚至暗暗希望能闹出个轰动全国的量级来，这样，他的小说就更有做头了。说穿了，他来这儿，也就是看准了这个即将发生的事件，吃准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素材，一定可成就出辉煌的长篇。于是，在想起那件事时，心下不由得有了一股冲动，由于气氛不允许，他抑止住了。在这短暂的沉默中，他小心地车转身子，用眼睛扫了一遍肃然坐着的诸位，精巧地不经意地说：

“去虎山乡可是解决那件事？”

在诸位不太焕发的神情中，他本想说明确的话，却又含糊了。但含糊得也够清楚了。

众默然。

然而，默然也是需要勇气去消受的。叶林在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后，情不自禁地用手挠了一下头皮，说：

“妈的，这事还真不好办。”

的确，就是叫省长来处理，也未必会有更大的神通。在叶林一声叹息后，紧接着引出了和声般的叹息。

龙桦为这些或大或小的官儿动了恻隐之心，看了他们不再风光的模样，真感到有些可怜，心里生出了不自量力的助一臂之力的豪情，便说：

“听说王国山给县委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如果不在半月之内使王金中的墓修复得超过辛国华的墓，他就要炸掉辛国华的墓？”

“这不……”叶林说着象掏香烟似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工整的纸片，朝龙桦递了过去。

龙桦展开一看，只见很漂亮地写着几行工整的字：

县委、县政府：

我是当年令敌丧胆的老赤卫队长王金中的后代，我无法容忍辛国华的后代在我们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贼心不死地狗胆包天地为辛国华修出那么庞大的墓！他是什么人？是被我们镇压的敌人！他们是什么人？是国民党中将辛平的亲属！辛平是什么人？他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我们革命的后代一万个不答应！若不把我老公公的墓修得比他的更好，我将用炸药包将辛国华的墓炸平，或同归于尽。半月内必答复，否则将付诸行动！

王国山

88、7、28

龙桦立即想到了本人在“文革”中的檄文，为他远远不及而庆幸。看来檄文并不是人人能写的，时势造英雄，除非他真的英勇地扛着炸药包与那墓同归于尽。

这张纸条蔡辉南还没看过，他伸手接过去了。

龙桦忽地想起了并不陌生的王国山。下放时，他才十岁，非常地令人讨厌，居然敢毫无顾忌地用手去摸女知青的胸部与阴部！才十岁，人还没变成哩！不过，后来做人似乎认真了一些，兴许长大了，懂了点事，不叫人那么难以容忍，便说：

“是王国山写的吗？这手字还蛮漂亮哩！”

“是他，人也不及过去可恶了。我时常见他，长得还象模象样的，其形象之好只怕他家里的人都要在他面前黯然失色。”蔡辉南看着纸条儿说。他说得轻松，似乎没被这通牒恐吓住。他真够坚强！

“是吗？这倒是第一次听说。早先我还诅咒他要进班房的。妈的，居然活脱成了一个人！”龙桦为那诅咒白费了口舌有了一些遗憾。

在旁边一直不吭声的陈望和对这种谈话全无兴趣。这些事情如不向他来一个长长的序言，不好好地铺垫一下，他是听不下去的，也听不明白。无奈他已是县委指派的解决此事的要员，叶林感到有必要向他好好解释一下，趁还没到虎山乡，使他能明白一个大概。可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呀！他有了些着急，却又苦于无法简明扼要地讲清楚，只好似一张好嘴哑了嗓子派不上用场。

4

这件事没有谁能一下子说清楚，作家龙桦也不具备这种才能，太复杂了，复杂得令人理不出个头绪。大家都显出了

一筹莫展。叶林不愧是县长，高瞻远瞩地发现，可以从人物身上把故事辐射开来，这使龙桦茅塞顿开，惊喜地拍着大腿：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

于是，话头便从一个个人物身上开始了。

对于这些人物，陈望和是知道的，他已用那非常好使的头脑记下了许多人物的名字，通过这样的介绍，这些人物会在他头脑里活起来的。龙桦对此深信不移。这些人物整天就在他眼前转来转去，似乎伸手便能抓出一个。他有了一显身手的冲动，争先地说：

“先说王树生。他妈的，这人我最讨厌了。68年下放的时候第一次见他，我就知道这不是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叶林，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说他象半夜鸡叫的周剥皮！确实不假，是一个活生生的王剥皮！不然，为何每天出早工要他来敲钟？生产队长还没死呀！他就图逼着人们早出那么半小时的工！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恶的！每天四点不到就得起来，到了山上拉了两泡屎天还不亮！困得人真想一刀捅了他，真想把他敲的那截钢轨丢进茅坑！他妈的，这种人居然还让他混上了一个公社书记，掌管一个公社，三、四万人的生杀大权！”

龙桦采用了这样激动并且偏颇的情绪去说王树生，叶林与蔡辉南便不好插话了，他们的身份与龙桦不一样，对此是不好随便乱说的。叶林知道龙桦必定痛恨王树生，因为龙桦有宁可受罚也要睡懒觉的恶习，是王树生制服了他。

“这人长得肥头大耳，十分壮实，绝对超标准，特等特级！我没见过他笑的时候。他见了谁都黑着脸，好象别人

都是地富反坏右！他就是这样看人的，绝对阶级斗争的眼光。听说在上级面前也不太肯笑，他压根儿就看不上谁，自视有在省军区当政委的哥哥，自视是老赤卫队长的儿子，自视从小就投身革命，一切人他都傲然视之。当然，他一生中也不会全然没有笑，与妻子做好事，快畅时想必会笑的，这种笑，只怕比哭还难看。从来不笑的人，能有好的脸部肌肉？”

叶林觉得这样去介绍一位前任公社书记，尤其是专程来处理涉及他本人的公务，不太恰当，便接过话头说：

“王树生确有几分怪癖，不太好接近。但这人很能干，很能吃苦，可以把一切置之度外，干什么都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没有比他更能吃苦的公社书记。他是那种典型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他责任心强，对上级的指示向来不折不扣，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当然，至于他采用了什么手段与方法，就不好评介了。总之，他主管的这个公社，辉煌的战绩曾多次上报省委，多次荣获锦旗。我记得刚下放时，看到公社办公室满墙的锦旗，羡慕死了。可惜那些上好的红绸全让蔡辉南烧了。哎，是真烧还是假烧了？”

“还能有假？我亲手烧的。上任第一件事就干这！够冲的！王树生真的手执木棍打上门来了，被两位早盯死了他的民警扭住了。要不，我兴许早就英勇牺牲了，永垂不朽了！”蔡辉南说得轻松，仿佛还不够惊心动魄。

龙桦象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坐在前排张牙舞爪地叫着：

“烧得好，干得漂亮！他妈的，那都是些什么玩艺？值得象挂尿片一样挂在墙上？看一眼都会令人倒闷过气去！哎……，老陈，你能理解吗？”

陈望和朝龙桦微笑着点了点头。这使龙桦大为感动，感动得想响亮地吻一吻他，假如他是女的。

蔡辉南冲叶林径自地笑了起来：

“你看，我们谈到王树生也没法不来情绪。老陈，请你理解。你才来不久，许多事兴许不可能知之太详细。我们的浅薄请多包涵。”

陈望和很有礼貌地拱起了手：

“哪里哪里！对王树生虽知之不多，但也听许多人说起过，确实令人遗憾，全没好话，比这更难听的也有。这么一位老革命、老同志，遗憾哪！”

“可不，他是38年的党员，那年他还不到20岁，飒爽英姿，枪林弹雨地走过来了。50年成立区委，他就主宰这个区，直到离休。革命了30多年，为何竟成了这样？容易吗？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叶林颇为费解，并为此眉头不展。

龙桦忽然一惊一乍地发神经般地叫了起来：

“嗨，你这回才算想到了点子上！我想过，我要写这个人物，就很费了一番心思。我想，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走上革命道路，不知马列主义为何物，还停留在小生产者的圈子里，一味地陷入了与辛氏家族的世代夙仇中！”

他这话使叶林和蔡辉南脸上豁然开朗般地露出了亮光，如打了灯光一样熠熠闪光。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只仿佛电力不足，不能作持久的照耀。他们深感对一个人，是不能用一句话来作简洁的概括的，也不能强求地往一个概念上靠，毕竟那是个体的人，有着属于他的独立的思维，以及与他人全然不同的情感。同时他们也深感社会的变革在彻底地改变着